

# 换妻吃亏要差价 错位婚姻好荒唐

张联合国和李润生同在异乡打工,两人互相照顾、互相关心,成了一对好兄弟。后来,张联国的妻子左菊英也来到工地打工,自然而然,李润生很快和左菊英熟悉了。左菊英来后两个月,张联合国老家有事需要回去,回家之前,他嘱托李润生帮他照顾妻子,李润生义不容辞地答应了。然而,张联合国怎么也想不到,等他从老家回来,却发现,妻子已经和自己的好兄弟睡到了一起……

## 打工者理亏竟用妻赎罪

2002年7月23日,川西九龙县某村的张联合国和邻近某村的李润生一同到贵州省六盘水打小工,两个同乡打工者在异乡艰苦的打工生活中,相互照应和关心,很快就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好兄弟。

2004年3月,工地上的女厨师因患有肝炎,被勒令离开工地。张联合国想到自己的妻子左菊英在家没有什么事可以做,于是就把妻子叫到工地上来,接替了女厨师的工作。空闲的时候,左菊英也给民工们洗洗衣服什么的。左菊英来到工地后,很快就和经常出入自己家门的李润生混熟了。张联合国不在时,张联合国家里的事自然就是好朋友李润生承担下来。

2005年5月11日,张联

国收到弟弟的来信,说父亲在老家突然生病,要他立即赶回去。张联合国立即动身赶回九龙县照看父亲。李润生按照张联合国临走时的嘱托,每天晚上都要为左菊英送去煤球和生活用水,顺便看看没有男人在家的左菊英是否还有什么需要帮助做的体力活。李润生周到细心的照顾经常使左菊英感动不已。

5月17日傍晚,李润生为左菊英送来煤球和生活用水,左菊英留他吃晚饭,没有想到的是在吃饭的时候老天下了雨,一直到晚上10时,雨还是没有要停的迹象。左菊英一直坐在床前陪着李润生聊天等待雨停。谈话中,长期与妻子异地分居的李润生捺不住自己蠢蠢欲动的心,用火热的目光打量起左菊英来,左菊英很快被眼前这个强壮男人会说话的眼睛打动,在半推半就中倒进了李润生的怀抱……

不久,张联合国回来了。尝到偷情甜头的李润生和左菊英,就利用张联合国在工地上忙工作或外出的时间幽会偷情。6月4日,张联合国所在的工地为了赶工程进度,说是加通宵的班。李润生从张联国的工头那里得到这个消息后,于晚上10点30分来到左菊英的身边。凌晨1时许,由于工地的施工机器发生故障,无法继续施工,张联合国只好回到家里休息,但他推开门,却发现李润生赤条条地

与自己的妻子躺在一起,他怒气冲天,抓起李润生就是一顿毒打,并大骂:“你这个没有人性的东西,真是狼心狗肺!我把你当亲兄弟,俗话说‘朋友之妻不可欺’,你却干出这样无耻的勾当来!我一定要拖你去派出所。”

李润生一听要把自己送去派出所,心就慌了,立即说:“我错了,求你看在我们曾经很友好的分上,饶了我吧,只要你不告我,你说什么都成。”李润生见张联合国依然板着脸,又说:“要不,我叫我妻子吴雪芬过来陪你,我们扯平了,行吗?”张联合国对李润生的建议感到十分意外和吃惊,转念又一想,如果不那样自己就会白白吃亏,让李润生捡便宜,于是点头默认了李润生的建议。

## “夫妻重组”遭到工友嘲笑

6月5日,李润生写信给在四川老家的妻子,以自己突然生病需要人照顾为由,让她把家托付给小姨子,来贵州六盘水照顾自己一段时间。不知道真相的吴雪芬来到六盘水后,李润生却有意冷落她,并故意安排她跟张联合国接触。受到丈夫冷落的吴雪芬得到了张联合国细心周到的照顾和关心。7月2日,李润生为妻子在一家火锅店找了一份工作,故意说是张联合国为她求朋友找的这份工作。吴雪芬万分感动,随着丈夫继续对她的冷淡和张联合国更加热情周到的关

照,吴雪芬感情的砝码逐渐偏移,最后发展到与张联合国如胶似漆起来。

张联合国觉得与吴雪芬在一起有种从没有领略过的幸福感,李润生也觉得跟左菊英在一起前所未有的新鲜体验。张联合国和李润生这对曾经很好的兄弟,就这样过起了“交换妻子”的生活。

这对“交换妻子”的打工者,在相距不到100米的工棚里一住就是一年多,居然相安无事。直到2007年4月,因为吴雪芬嫌张联合国把钱管得太紧而发生矛盾,左菊英和吴雪芬各自回到自己的丈夫身边,“物”归原主。但到10月上旬,已经习惯了“夫妻对换”的四人都感觉到还是交换了好。于是,一个“夫妻重组”的计划在四人间酝酿出来。一场更加荒唐的闹剧上演了。

张联合国和李润生“夫妻对换”的消息在工友中逐渐传开,人们有的觉得伤风败俗,有的觉得他们俩简直不是人……面对人们的纷纷议论和指责,张联合国和李润生也觉得挺丢面子。虽然他们四个人都觉得没有什么,都能和睦相处,但总有名不正言不顺的感觉,为了平息人们的议论和指责。张联合国和李润生都想使他们的“夫妻对换”得到法律的认可,合法化。

## “青春差价”引发四人大战

李润生首先提出他们应该分别先离婚,然后再分别办

结婚证,才能达到与自己喜欢的人相守的目的。李润生在与左菊英商量此事的时候,左菊英建议,以吴雪芬比自己小3岁,存在“青春”差异为由,向张联合国索一笔“青春补偿费”,为未来的家庭巩固物质基础。李润生认为左菊英说得有道理,于是决定向张联合国索要3000元的“差价”。

张联合国在听到李润生索要3000元“青春差价”的时候,立即表示坚决反对。他认为虽然吴雪芬比左菊英小3岁,但是李润生首先勾引自己的妻子。接着吴雪芬也认为自己以后就是张联国的家庭主妇了,保护张联国的财产就是保护自己的,她给张联合国进言说:“你何不让他先占有你妻子几个月,让他也补偿你的经济损失,至少‘两不补’才算公平啊。”就这样,张联合国向李润生索要先占有自己妻子的经济赔偿,而李润生向张联合国讨要“青春差价”,曾经称兄道弟的两个男人各不相让,争执起来。2007年11月8日,张联合国、李润生、左菊英、吴雪芬四人在工地上大打出手,等工友们赶来把他们四人劝开的时候,两个男人都受了伤。此后,四人“战争”在工地上频繁发生。

2008年元旦期间,李润生和张联合国各自携带对方的妻子回到四川九龙县老家。李润生对其家族的弟兄诉说自己被张联合国欺负的种种情况,并哀求家族的弟兄为他讨回公道。李

家七八个弟兄对李润生的遭遇深表同情,他们伙同闯进张联国的家,再次要求张联合国赔偿“青春差价”,但遭到张联合国和吴雪芬的断然拒绝。

李家人仗着人多势众,对张联合国大打出手,混战中李家几弟兄竟用刀将张联合国的大腿、背部砍伤。眼看着更恶性的血案即将发生,邻居及时拨打“110”向公安局报了案,民警及时赶到现场,才使局面得到控制。

九龙县公安局经过调查取证后,对参与打架的10人分别给予相应的治安处罚,对张联合国、李润生、左菊英、吴雪芬四人进行了严肃认真的批评教育。所幸的是张联合国的大腿和背部所受的还只是轻伤,1732元的医药费用由找上门来肇事的李家人负担。

春节后第一个工作日,张联合国和李润生就急不可耐地携带对方的妻子分别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尽快离婚的诉讼,法官经过调查认为张联合国和左菊英的婚姻重新修复的可能性很小。于2月20日分别对他们作出准许离婚的判决。拿着判决书的张联合国、李润生、吴雪芬、左菊英四人都十分高兴,都表示将要很快找个好日子重新结婚。一场闹剧就此结束,四个人之间的战争也告一段落,但对他们的这种幸福能走多远,当地的村民都表示担心。

文中人物为化名,谢绝转载、上网 昌火/文

# 印度大夫和中国姑娘的生死绝恋

1937年11月26日,八路军总司令朱德致函印度国大党主席潘迪特·尼赫鲁,感谢印度人民对中国人民抗日事业的支持,表达了中国人民抗日到底的决心与信心,与此同时,朱总司令还语重心长地说明了八路军当时面临的困难,希望印度方面能够提供医药、外科手术器械和外科医生。尼赫鲁对朱德的信作出了积极响应,很快,一支有5名医生的援华医疗队组建完毕,其中就有德瓦卡纳特·桑塔拉姆·柯棣尼斯。



柯棣尼斯



郭庆兰和儿子



老年郭庆兰

## 柯棣尼斯初见郭庆兰

1910年10月10日,柯棣尼斯出生于印度马哈拉施特拉邦南部的小城市绍拉普尔,他自幼聪颖,26岁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格兰特医学院,获医学学士学位。

1938年9月17日,印度援华医疗队到达中国广州,在广州码头,柯棣尼斯与战友受到了中国群众的热烈欢迎,并受到保卫中国同盟主席宋庆龄的迎接。9月29日,医疗队经长沙辗转来到汉口,被中国红十字会编为第15救护队,先后在汉口、重庆等地工作。医疗队在重庆时,著名佛学家谭云山为每个队员都起了一个中国名字,于是,柯棣尼斯便有了自己的中国名字——柯棣华。

1939年1月16日,就在医疗队获得批准,准备奔赴延安的前夕,柯棣华接到父亲不幸去世的消息。柯棣华强忍住失去父亲的巨大悲痛,同援华医疗队的队员们一起,离开大后方重庆,向延安进发。

柯棣华与战友们一道被分配至一所离延安城几十里地的八路军医院给伤员治病。

1940年5月,柯棣华随八路军一个骑兵连,从延安穿过日伪军的重重封锁,越过平汉铁路来到了晋察冀根据地,成为了晋察冀军区白求恩卫生学校的教员。

聂荣臻司令员为他举办了热烈的欢迎会。会上,身材高大结实、两眼炯炯有神的柯棣华用他那还不十分熟练的中国话,一字一顿地讲了自己来晋察冀的经过,讲了自己对参加中国人民抗战事业的认识。台下的人们鼓起了热烈的掌声,柯棣华微笑着向人们致意,这时他发现一位身穿戎装的女孩,正目不转睛地注视着柯棣华。她眉清目秀,戴一副眼镜,双手托腮,军帽下一张白皙的四方脸闪烁着青春的气息,那一头乌黑的齐耳短发,更衬托出姑娘面庞的晶莹。出于礼貌,柯棣华向她投去了微笑,会后,他才知道那位姑娘名叫郭庆兰,是白求恩卫生学校护士班的教员。

## 一件毛衣拉近两人距离

1941年1月,在抗日根据地最艰苦、最危险的时候,柯棣华出任了晋察冀军区白求恩

际和平医院第一任院长,同时仍兼任白求恩卫生学校教员。虽然是院长,但由于条件简陋,柯棣华还是住在白求恩卫生学校的宿舍里面,与郭庆兰所在的教务处宿舍仅隔一间办公室,因此柯棣华与郭庆兰相处的机会逐渐多了起来。

1941年8月,日军开始了对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大扫荡”,白求恩卫生学校和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奉命转移到阜平县王快村附近的一个山洞里。郭庆兰在帮柯棣华整理医疗器械时,发现柯棣华不停地用嘴呵手,便拿出自己的毛衣递给了柯棣华:“天冷,你穿上吧!”“不,不,你也会冷的。”柯棣华虽然感到冷,但让自己穿一位女同志的毛衣,终究不妥,便不好意思地连连推辞了起来。

“快穿上吧!”郭庆兰被柯棣华逗乐了,一边说着一边把毛衣递得更近了。

“那……你怎么办?”“我不冷啦!你的家乡终年炎热,你还不习惯这样的气候。别说你前几天不冷的时候,就现在生火取暖哪!晚上天凉,而且医院要转移,说不定还要露宿山洞呢,你的身子哪受得了

啊。快穿上吧,你要是感冒了,我……”姑娘说到这,脸一红,跑开去收拾医疗器械了。

柯棣华双手托着姑娘的绿色毛衣,望着眼前这个羞赧得像朝霞般美丽、如春风般和煦的姑娘,突然间感到了一种难以言说的温馨和甜蜜……

9月2日,日军攻占了阜平县,根据地的城镇也全都陷于敌手,卫生学校和医院只得再次转移。由于近视,郭庆兰不能参加夜行军,便被安排和牙科医生李德奇夫妇等同志隐藏在一个名叫阎王鼻子的山崖。郭庆兰和柯棣华分开了。

## 背靠背爱情就这样来了

9月26日,晋察冀军民同仇敌忾,收复了阜平县,取得了反“扫荡”的胜利,白求恩卫生学校和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终于可以回到葛家村了。当郭庆兰一行从阎王鼻子下来赶往葛家村时,和柯棣华一行在离葛家村七八里的一个小村子里相遇了。一听见柯棣华的声音,郭庆兰便循声急奔而去。她仔细地打量了一番柯棣华,虽说他脸颊更瘦了,但还是那样乐观,充满活力,

姑娘悬着的心这才放了下来。与她一样,柯棣华也一直惦念着郭庆兰,经过一场血与火洗礼的反“扫荡”后,见到自己心爱的姑娘,柯棣华的心中也非常激动。

他们刚想坐下来说说,李德奇的妻子突然大叫肚子疼——她要分娩了。得抓紧时间。柯棣华让人迅速把李德奇的妻子抬到一间稍许完整的房子里,打开急救包,和郭庆兰一道为李德奇的妻子接生。一直忙到晚上,孩子终于平安地降生。

待柯棣华和郭庆兰二人走出房间时,才发现夜已深了,秋风阵阵,有人生起了一个火堆,郭庆兰和柯棣华便在火堆旁席地而坐。一阵风吹

过,郭庆兰感到一阵寒意,她睁眼顺着火光瞥了一眼柯棣华,只见他脸庞消瘦,眼窝深陷,蜷缩的身子还在不住地打颤。郭庆兰见状,便将身子移近柯棣华,轻轻地说道:“来,背靠背暖和些……”柯棣华看了看郭庆兰,顺从地将背靠在了她背上,顿时感到一股热流温暖了自己发凉的脊背,暖进了自己的心窝……

1941年11月25日,柯棣华和郭庆兰的爱情之果成熟了,他们结婚了。婚礼简单热闹,柯棣华激动不已,当场就学会了划拳。婚后9个月,郭庆兰分娩了,柯棣华亲自为妻子接生,一个可爱的男孩呱呱坠地。聂荣臻司令员给孩子取名为“印华”,以纪念印中人民的深厚友谊。

## 九旬老人仍是中印友好大使

1942年12月8日下午,柯棣华正在编写《外科总论》讲义,正写到第177页,突然手中的笔在纸上划了长长的一道——他的癫痫病又发作了。原来,在一次行军战斗中,柯棣华吃了没有煮熟的肉后,被发现得了绦虫病,其后转为

癫痫,但他仍是日以继夜地拼命工作,终因劳累过度,缺乏必要的休息和营养致使癫痫病一再发作。柯棣华发病后没多久,江一真就带着奥地利大夫福瑞赶来对柯棣华实施紧急抢救。郭庆兰也闻讯赶了过来,并找来一块毛巾塞进柯棣华的口中,防止他因剧烈抽搐而咬破舌头。柯棣华以往癫痫病发作时,痉挛三五分钟后便会清醒,可这一次却是一直抽搐不止,郭庆兰坐在炕沿上抱着丈夫心急如焚。注射吗啡,不行!注射樟脑液,还是不行!福瑞不得已只好对柯棣华实行了脊椎穿刺……

所有的办法都用尽了,可仍然于事无补。9日清晨6时15分,柯棣华的心脏停止了跳动。郭庆兰无法相信自己深爱着的丈夫就这样撒手而去,她怀抱着小印华抚尸痛哭,悲痛欲绝。半个月前,他们还在一起庆祝结婚一周年纪念的呀!

1943年初春,遵照朱德总司令的指示,郭庆兰母子来到了延安。1958年8月9日,郭庆兰携儿子印华乘飞机抵达印度孟买。柯棣华68岁的母亲见到郭庆兰和印华后,一把将他们紧紧搂在了怀里。23日这天,孟买的27个妇女组织还举行了欢迎会,祝贺印华的16岁生日。依照印度习俗,16岁的印华盘腿坐在平台上,座前的地毯上点燃着16盏银灯,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妈妈用藏红花粉给印华眉心点上了吉祥痣……

斗转星移,如今的郭庆兰已是年过九旬,为告慰柯棣华与印华的在天之灵(笔者注,印华由于医疗事故于1967年10月不幸离开了人世),郭庆兰一直担当着中印两国友谊的特殊使者,她先后四次赴印访问,与印度政界和柯棣华家族建立了良好的关系。

章慕荣/文 据《党史博采》